

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
## 第九回 乘紫鳳魂返大羅天 對黃花腸斷西風夜

卻說鄭昆回至府中，見了高公，就把道人化陣清風而去之言說了一遍。高老爺聞言，又驚又喜，遂走入後堂，告訴了夫人與素娘知道，彼此歡喜。夫人說：「真是神仙降世，孩兒手上印記不但擦不下去，這回分外紅潤了，果似生成的一般。可是一向千歲煩悶，不會與他起個名字，今日何不與他起個名兒，也好呼喚。」高公說：「就叫他雙印如何？」夫人、素娘一齊說好。這正是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大家高興勝先前。引著那夢鸞小姐說又笑，煩悶憂愁一筆消。後堂設宴同歡慶，慶今朝人天相遇仙緣。夫人含笑呼千歲：「細想來還是咱家德行寬，才能感得真仙降，頓愈胎疾真罕然。」高公說：「愧我並無德能處，敢勞神聖降臨凡。慈悲治好殘疾子，想必是父祖陰德遭到咱。上天降福加垂佑，這段鴻恩非等閒。明朝就獻合堂供，滿鬥焚香答謝天。」素娘說：「妾身為此曾許願，趁著良辰一事兒還。」夫人點頭說有理，「一秉丹誠心虔。」三個人說說笑笑同歡飲，不覺的花影移斜日色闌。

午宴已畢，大家起身。高公自和往書房去了，夫人與素娘有走至藤蘿架下大理石床坐下著棋，丫鬟一旁烹茶伺候。著了兩盤，看看天晚，高公走向前來說：「日已垂西，該上香了。」夫人、素娘一同立起，淨手已畢，侍兒乘起絳紗宮燈在前引路，一同到了園中。至八仙祠外，丫鬟推開隔扇，高公、夫人、素娘都走將進來。只見供桌上白光光的不知什麼東西，使女舉燈一照，原來是一堆銀子，數了數二十個元寶，整整的一千兩。高公一見，恍然大悟，頓足歎道：「原來早間那瘋道人就是呂祖現化來的，可惜，可惜，不曾拜識仙真，當面錯過了！」夫人說：「真人不露相，怎肯叫人識破？」高公說：「不然，大仙明明說出，是我愚迷不悟，而今悔之無及矣！我曾問他可有師友，他說無師無友，只是我合拙荆，拙荆合我。彼時我認作瘋話，此時詳解起來，拙荆者妻也，合我者兩口也，兩口豈不是個呂字？這不是明明說出麼？」夫人、素娘一齊點頭道：「何嘗不是？妾身在屏後也聽他說雙印兒千萬小心莫叫人家的人抱了去，又是什麼八月十五抱了去領回來，這些話都有些隱意在內。」高公說：「我送他至府門以外，他用手指著柵馬柱，說此物帶上帽子便會殺人，這句話又不知何玄機，我細細恭詳良久，再也不能了徹。」素娘說：「過去易解，未來難詳。就只是還有兩句話，他說的我好生格影，青鸞自舞、蘭房分半釵，細想不是吉祥之語。」高公雙眉上皺，低頭不語。夫人笑道：「死牛有命，難慮許多，且喜孩兒得愈，足可開心，咱們歡樂一日是一日，你不必預作楚囚之想。」素娘、高公一齊笑了。當下焚香叩拜已畢，丫鬟們拿著銀子回至前邊，大家安寢。

次日一早，高公上朝回來，擇了吉日，設供酬謝天地神明。過了幾日，打發鄭昆、李清。趙泰回轉漁陽去。

自此以後無別事，安心樂意甚寬懷。夫人、素娘加仔細，經心調養小嬰孩。斗轉星移流光快，暑退涼生秋又來。蟋蟀聲繁居四壁，金風吹送桂花開。這一日夫人園中閒散悶，與素娘雲軒對坐鬥骨牌。侍女爐中焚紫降，簾幕垂紅窗半開。夫人說：「這回你要贏了我，輸你一對鳳頭釵。」素娘說：「不如賭下金斗酒，吃一個大醉扶歸方樂哉。」夫人開言笑道：「你原來好飲不貪財。到像個風流學士真本色，可惜是位女英才。我的酒量不如你，輸了只怕飲不來。不如賭下題詩句，將題面作莫遲挨。」素娘點頭說：「也好，還有

一言講明白。夫人作詩我飲酒，輸贏彼此盡說開。」夫人大笑開言道：「你太偏依我太呆。」素娘說：「妾身額外加孝敬，奉獻一雙祝壽鞋。」他二人說說笑笑將牌鬥，歡歡樂樂喜盈腮。正然耍在高興處，見一個使女掀簾走進來。

丫鬟春輝向前說道：「秋月姐姐叫我請二奶奶快點去罷，公子睡醒哭了好一回了。」夫人連忙放下骨牌，催著素娘快去。

列公，難道王侯之家無有乳母不成？不說不知。自得了雙印三朝之時，夫人便要覓個乳母，因見素娘乳汁如泉，因想不如著他自哺，諸凡體貼，豈不強似他人；素娘也願自哺，所以未僱奶娘。當下素娘忙忙去了，夫人獨自坐了一回，覺得悶倦，起身走出軒來，步至池邊，憑在欄杆上看那蓮子殘荷。

但見蓮房出水含翠，花褪殘紅蜂蝶疏。荷葉半凋擎雨蓋，露冷風搖水面浮。夫人看畢一聲歎，說：「流光轉換這般速。才見那桃開似火三春景，轉眼間炎蒸盛暑又三伏。這而今丹桂飄香秋已至，不久的梅花放蕊雪花撲。光陰似箭催人老，不亞浮蟻如露珠。可憐綠寶紅顏女，變作了鶴髮雞皮一老嫗。人生不及花開謝，看看群芳想想奴，花遇春回仍放蕊，人去青春無返途。浮生若夢真無趣，空受些奔波勞碌苦何如。歎只歎，世人盡被七情擾，四座迷關跳不出。恩枷愛索牽連債，為的是兒女夫妻情意篤。卻不知，無常一到難相顧，到頭終是屬虛無。怎能得斬斷迷關登彼岸，翻身跳出悶葫蘆。妾身空有離塵念，就只是無人指引渡迷途。」夫人正自頻嗟歎，只聽的半虛空中把姐姐呼。

夫人自覺欄自觀，忽聽空中有人呼喚說：「院主姐姐，別來無恙麼？」夫人聞聽，抬頭舉目望上瞧：

但見五色雲中飄瑞靄，異香撲面送清風。雲生半露一仙子，妙面金容大不同。紫玉祥霞冠頭上戴，天衣無縫錦飄鈿。左手舉定丹霞詔，一隻香籃右手擎。眼望夫人呼院主：「一別許久未相逢。可記得琪花會上同歡笑，鬥牛宮內宴群星？可記得香爐同煉長生藥，三仙伴駕赴蓬瀛？可記得惜花趕散金絲蝶，受罰初次轉山東？絕不該人間打死鴛鴦鳥，准折你今生鸞去鳳孤鳴。這而今謫期已滿塵緣盡，所以你頓起禪機道念生。吾今特奉娘娘旨，指引你心頭茅塞自虛靈。返本還原歸舊路，今日個子時三刻就來迎。暫且失陪妹去也，明朝相會蕊珠宮。」說罷的仙娥一閃，香風一陣影無蹤。楊夫人恍然大悟前因事，把那三世的緣由歷歷明。點頭答應說「遵旨」，身背後伺候的丫鬟吃一驚。

兩個使女著忙，慢慢轉在面前說：「夫人與那個說話呢？」夫人用手指著空中說：「我與司蘭仙子說話呢，難道你們看不見？」丫鬟大驚道：「空中那有什麼仙子？青天白日，莫非有什麼魑魅魍魎敢來現形，混人不成？」夫人說：「不要胡言，是王母差來召我回宮的。」丫鬟聽畢，越發害怕起來，這一個望著那一個說道：「妹子，你在此看著人人，等我快去稟千歲、二夫人知道。」說著，抬起腿來飛跑而去。

夫人此時猶如月照清潭，一悟徹底，因笑道：「你們何必大驚小怪，事由天定，人力難違，就是叫他們來，還留住我不成？到沒的嚇他們一跳，快跟我前邊去罷。」說著，轉身移步，自覺足下飄飄，如一葉之輕。剛然走至角門，只見素娘面黃失色，同幾個奴婢飛奔而來。迎見夫人，方才收住腳步，喘吁吁說道：「夫人好端端的來了，你看彩雲這丫頭輕事重報，幾乎把人嚇死！絳霞在背後擺手送目，又指了指夫人。素娘見如此光景，心內猶疑，兩眼不住的觀看夫人。

當下大家同進上房，夫人坐在床上，吩咐左右：「快備香湯，我要沐浴。」僕婦答應而去。素娘見夫人神色異於平日，向前問道：「夫人方才是看見什麼來，何不說說？」夫人說：「老爺可在書房麼？」素娘說：「楊舅老爺請去議事，還未回來。」夫人看了看窗間日影說：「你可著人去請千歲，連老太太與舅爺都一同來，我有話說。」素娘見說，心中驚恐，再要問時，只見夫人二目雙合，手打問訊，口內低低的都是些未曾聽見的經咒。素娘見此，一發慌張起來，連忙命人到揚府送信。少時僕婦端了香湯來，夫人起身，走進內室沐浴去了。

且說那奉命的家丁到揚府，就把情由細細雲。楊府家丁嚇一跳，齊進中堂稟主人。來請的原由說一遍，嚇壞了高公楊爺隆太君。連忙吩咐看轎馬，便裝常服就起身。太君上了八人轎，後跟送命李夫人。乳母在中帶公子，卻是明器與明珍。一家大小忙不住，亂亂轟轟出府門。高公郎舅頭裡走，打馬加鞭快似雲。轎行如飛車似箭，僕婦家丁一大群。霎時到了鎮國府，黎素娘中門迎候訴原因。大家慌忙朝裡走，不暇客套與寒溫。一直奔到上房內，抬頭舉目看夫人。只見他，閉目合掌床上坐，微微帶笑面含春。道裝打扮多清雅，青衫雲縷羅裙。面容飽滿多紅潤，更比平時顏色新。面南端坐不言語，病態形容無半分。眾人一見發了怔，老太君看罷心內嘆。

老太君起先聞信，嚇的魂不小附體；及至奔了來看，見女兒面不改色，全無病形，好模好樣坐在那裡，雙是道家裝束，老人家

就有些不悅。叫聲：「端娘我的兒，你從來不是那樣，今日為何裝神弄鬼，做這般模樣，是何道理？」高公與楊爺一齊動問，素娘向前就把兩個丫鬟的話說了一遍。高公遂把彩雲、絳霞細問，丫鬟說：「夫人說空中有什麼司蘭仙子來召，奴婢們看不見。」李夫人說：「園圍闊大，伺候人少，撞著什麼邪祟也未可定。」老太君說：「從來邪不能侵正，老身活了八旬有餘，自十五六歲徵西破陣，一二十年死人堆裡度日，屍骨叢中過活，並不曾見什麼邪祟。」楊老爺說：「妹妹素來薄弱，一時偶染，也未可定。」太君說：「既如此，命人快去取我的青鋒劍來，掛在床頭，任他什麼邪祟，霎時就退。那劍乃昔年高祖徵南，自日本國得來，傳說是太乙真人鎮洞之寶。」高公說：「且等太醫來診一診脈便知是何症候了。」

正在議論，只見夫人慢慢的睜開二目。

眼望太君呼聲母，又叫兄嫂與王爺：「大家不必胡猜想，那本是王母差來奉玉牒。天機不敢明說破，只恨我前世為人太狠些。半世姻緣三世事，只為鴛鴦與蝴蝶。我此去返本還原歸闈苑，脫過了紅塵攪擾事無歇。逍遙自在多歡樂，勸你們癡心不必痛離別。到將來瓊華會上重相見，悔殺了多情空把愛緣結。恰好似傀儡下場收線索，那是兒女共爹媽，黃粱大夢終須覺，月有圓時就有缺。少時便要失陪了，還有那同伴前來把我接。」夫人說罷合了眼，嚇壞了太君、李氏、二豪傑。

眾人聽了這些言語，一個個驚慌無措。老太君手拉著夫人，目中落淚說：「我的兒，你心裡覺著怎樣？還是糊塗，還是明白呢？」夫人搖頭不言。只見丫鬟來稟：「太醫到了。」李夫人與素娘都避進內室，僕婦放下帳幔。高、楊二公將太醫迎進，敘禮坐下。先問了得病原由，丫鬟放下一張小桌，墊上一束紅綾，用羅包了夫人玉指，從帳縫中托出，輕放在綾上。太醫坐在對面，閉目凝神，細細珍了一回，並無脈息。又診了左手，也是如此。太醫忙站起身來說：「夫人雙脈已絕，學生不敢論證開方。老大人另請高明，學生告退。」高公見如此說，知是不祥，只得送出太醫。回至前庭，喚進總管傅成，吩咐速與夫人預備後事。總管領命辦理，自不必說。

高公回至後堂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哭哭啼啼，秉燭坐守。看看天交三鼓。

只覺的一陣異香撲人面，滿房中紫霧霞光瑞氣濃。香風過處音樂響，半空中隱隱微聞鸞鳳鳴。夫人猛然睜開眼，口中連笑兩三聲：「列位賢妹可都好，雲車何處且消停。」眼望太君說聲母，「孩兒就此轉瓊宮。不可過悲須看破，他年玉苑又相逢。今朝分手非無故，也有段因果在其中。我的娘只因少年殺伐重，養女不能送母終。幸喜楊門德行廣，兒孫相繼慶芝榮。莫把好景愁中度，承歡全仗嫂與兄。小妹命薄因修短，從今難顧手足情。端娘不孝撇老母，並非今世是前生。」說畢復又呼千歲：「妾有一言須記明：老爺本是奇男子，你與那碌碌庸夫大不同。鏡花水月虛世界，同林鳥散莫傷情。各奔前程完各事，牢牢把舵緊收繩。端詳步履由中道，莫從豺狼小路行。撞透銅城開鐵壁，一身屬我任縱橫。素娘本是賢明女，知輕識重令人痛。可惜名花無獲欄，難避無情兩合風。幸賴栽培根本固，凌霜熬雪亞青鬆。雙印全恁雙印記，不用人勞心撫養自成了。惟人夢鸞能問事，他會從容審口供。」夫人說罷忙合掌，說聲急慢閉雙睛。太君一見如刀攪，手抱夫人大放聲。素娘哭倒塵埃地，寸斷肝腸血淚紅。順天侯與高千歲，嚙啞大動手捶胸。悲聲慘切淚直傾，丫鬟使女家丁攬，慟哭主母盡傷情。這正是，生死離別情最苦，一時哭壞左金童。

那夢鸞小姐雖然年幼，性情至孝，倒在老太君懷中慟哭不已。黎素娘撞頭打滾，哭了個死去活來。又因夫人仁慈憐下，那些男婦家丁，一個個嚙啞慟哭。合家大小，哀聲震地，只哭了個天昏地暗。李夫人見老太君哭的氣息咽咽，面容改色，恐哭傷身體，只得自己止住悲哀，勸住了高、楊二公。順天侯夫婦跪在老太君面前，好容易才把老人家勸住。

高公遂令人備了錦繡衣裳，監木畫棺，裝殮了夫人，即飛馬入朝，面聖乞假。

鎮國王只為中年失佳偶，十分哀慟又傷慘。思量便是多不幸，意慘心灰懶作官。見主告假且告病，懇乞辭職歸故園。太和殿中見聖主，皇爺聞奏甚垂憐。說道是：「念卿中路失佳偶，又兼有恙未安痊。准你辭職朕不捨，勉強留卿又不安。如今給假歸家養，或是三年或二年。那時節養好身體期服滿，依然待詔到金鑾。賜與卿黃金百錠銀千兩，助卿歸葬與盤纏。詔書到日須早至，勿使朕意日懸懸。」高公叩首將恩謝，出朝上馬轉回還。有那些文武同寅來弔奠，談經點主與接三。夜深事畢賓朋散，高老爺送客回來後邊。

高、楊二公送客回來，一同走入上房，舉目一看，只見那一番悽慘的光景，令人難堪。

隆太君懷抱夢鸞床上坐，昏花二目淚汪汪。李夫人垂頭落淚無言語，黎素娘悲悲切切站一旁。高公一見心難受，坐在椅上淚千行。太君帶哭把姑爺叫：「老身有件事相商。賢婿告假辭了職，眼前就要轉漁陽。未如何日重相會，我的暮景無多難少長。女兒不幸拋了去，慟思難斷九迴腸。意欲把夢鸞留在我膝下，承歡權當是端娘。未知姑爺可肯許，如若不願別商量。」太君說著淚如雨，這不就慟壞了高公鎮國王。口呼岳母說：「遵命，彼此一樣有何妨。就只是憐懂無知年太幼，反到累姥操心事一樁。李氏夫人說：「無礙，這孩子，聰明伶俐世無雙。定遵閨訓識訓教，將來出落個好紅妝。」楊公說：「明日我也去乞假親送姑爺轉故鄉。太君說：「早去早回休遲滯，家內無人朝事忙。高公說：「岳母保重休悲感，惟願年殘身體康。小婿雖然回故里，我必差人每歲到京邦。」大家正講哀腸話，只見那夢鸞小姐問端詳。

那夢鸞小姐聽得姥姥說將他留下，遂向高公問道：「爹爹此去，幾時才來看孩兒？」這一句話，問的高公心如刀攪，眾人聞聽，無不傷感。那些僕婦丫鬟，也都掩面而泣。高公拭淚道：「你不必牽纏為父，好好跟著你外祖母、舅母，聽說聽訓，不可啼哭。只要你無病無災，我就放心。我到家葬了你母親，無事自然來看你。」小姐聞言，點頭兒答應，不住掉淚。當下夜深，大家安歇。

不覺過了三七，擇了起行的日期，高公入朝，辭了聖駕，拜別了親友，留下傅成在京看府，合家起身。六十四扛抬了楊夫人的畫棺，家丁用錦被抱著公子雙印，在靈前打幡。楊老爺恐太君悲勞太過，央之再四，太君大哭了一場，帶著夢鸞小姐回無佞府上了。李夫人與大公子明器，棺傍相送。執事冥器，鑼鼓喧天。送殯的親友、文武官員，車馬如雲。送出城外，高公辭射諸親友，登車上路。那日到了漁陽，早有人先到了家中與那昆送信。老蒼頭夫婦聞主母歸西，慟哭悲哀，不必細表，照著主人的來書，把諸事預備停妥。靈柩到日，吉期安葬，俺上圓墳，諸事已畢。楊公住了幾天，告辭回京而去。

光剛似箭，過了殘年。高公追念夫人在世之日，逢時過節，夫唱婦隨，合家歡樂，今日自覺冷落淒涼。又過新年令節，對景增悲，心中傷感。素娘見老爺煩悶，把公子抱至面前，引逗玩耍。只見僕婦向前回話說：「今有看墳的老任來，與千歲、二夫人叩節。還是叫他進來，還是叫他回去呢？」原來任婆與素娘都是山東曲阜縣平安村人氏，見面時彼此認得。素娘念其同鄉，十分看顧。婆子專會小意慫慫、百般親熱，哄的素娘甚是喜愛。又知他口角伶俐，善談能談，意欲取個笑兒解悶，遂吩咐喚進他來。僕婦答應，轉身而去。

不多一時腳步響，任婆子相隨僕婦進房門。只見他滿面含春先問好，然後回身拜在塵。說：「貧婢身受鴻恩無可報，願千歲福如流水的東洋海，壽比南山的鬆萬春。」拜畢平身退兩步，復又叩拜二夫人。高公、素娘說：「罷了，難為你守墓看墳甚小心。」婆子說：「犬馬之勞當效力，點水難報湧泉的恩。」高公說：「你那啞弟也可好？」婆子說：「拾柴換糞倒慫慫。」素娘說：「今年他有多少歲？」婆子說：「再過六載整三旬。」高公說：「可曾與他定媳婦？」婆子說：「誰家閨女嫁廢人？」素娘說：「看他的面貌倒也好。」婆子說：「心裡明白便不渾。」素娘說：「娶個貧賤人家女，也好傳家後代根。」婆子說：「何嘗我不是這般想，只為無錢少了金。」高公說：「等你說成來見我，助你幾兩雪花銀。」婆子聞言忙拜倒，說：「謝老爺屢次鴻恩海樣深。」

高公說：「快此起來，不必如此。」婆子站起看見雙印，誇道：「好位福相的公子將來定作大官。不知多大了？」素娘說：「今日初五，整整的八個月了。」婆子說：「好大身材，活像三四歲的樣子。聽說夫人留下一位小姐，不知今年多大？」素娘說：「五歲了。」婆子說：「夫人仙壽多少？」素娘說：「三十六歲。」婆子口內嗟呀說：「可惜那位佛心的夫人，怎麼就未帶了壽

來。自從那年上京之後，老婢時常想念，指望還有相見之期，不意他老升仙去了！想起來昔日的恩惠，由不的令人傷心。」一面說，那眼中的淚往下亂掉。高公、素娘齊傷感。

說了一回閒話，素娘向僕婦說：「你領老任吃飯去。天氣甚冷，多與他幾鍾酒喝哦。」僕婦答應，領婆子去了。不多時，回來叩謝要走。高公賞了兩貫銅錢，素娘給了此饅頭、果餅。婆子歡歡喜喜拜辭要行，素娘說：「老任，你且站住。咱們這裡近村人家若有會漿洗生活的婦人，你與我僱二個月工，二月中旬領來，好拆洗被褥。」婆子說：「我的奶奶，若講描鸞刺鳳，我可是多年的亂頭髮，一點兒不通。要說漿洗這一道，卻是窗台兒上放餚餚，還帶著賣藥的說嘴。」秋月說：「怎麼講呢？」婆子說：「能夠管好，好，好！」引的高公、素娘發笑起來。素娘說：「既然你會，等天暖了我著人喚你去便了。」婆子連聲答應，拜辭而去。自此無事。高公悶倦之時，便邀幾個舊日相識的父老，攜酒提杯，遊山玩水。

每日家笑傲煙霞游勝境，無拘無束甚清閒。相知故友談今古，自覺得逍遙自在勝為官。高公得了閒中趣，不思罩紫與披藍。詩酒琴棋消永晝，看柳觀花樂自然。為愛群芳重修理，興工添造養心園。一帶粉牆高丈二，虎皮石腳襯磨磨磚。周圍栽種榆槐柳，還有那古柏蒼松透碧天。石鋪甬路如集錦，門開正北對燕山。一道小河通園內，兩邊屈曲護株欄。搭座竹橋高三丈，河裡邊，幾隻畫漿彩蓮船。正中間高起邀月樓一座，兩座亭軒在兩邊。月台後有藤蘿架，太湖石設月台前。桃林杏圃葡萄院，假山對面有鞦韆。繞過牡丹亭正北，松竹叢裡是梅軒。曲徑通幽朝霞閣，七間書室面朝南。開了個北窗圓月洞，預備乘涼好看蓮。金魚池上栽垂柳。東南上重整祠堂供呂仙。滿園中廣置奇花與異卉，紫藥金菊玉牡丹。迎春木筆黃金榜，繡球合歡共芝蘭。錦被珍珠十姊妹，茉莉薔薇白玉簪。海棠月季晚香玉，瑞香秋蘿落地錢。夾竹桃配黃金盞，望江南襯錦雞冠。玉蘭木蘭合玫瑰，碧桃丁香與鳳仙。淵明花在東籬下，百種香菊更可觀。四時不卸春如在，群芳相繼吐嬌顏。會友邀朋常玩賞，一身瀟灑甚清閒。春去夏來秋又至，期服已滿到週年。祭掃新塋化錢紙，慘切悲哀一可言。一自服滿回家後，這老爺心內懸懸想夢鸞。

高公回家已經一載，牽掛著小姐，又思念隆太君，遂命鄭昆採買了許多的土物，修了書信，打發張和、王平上到無佞府問候太君，打聽小姐。二僕領命起身，不必細說。

那日重陽節，有幾個常與高公同游的老頭兒，邀了老爺到燕山上留雲觀中登高賞菊。素娘在家中也無心慶節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。哄的雙印睡了，叫秋月一邊看著他。無精打采，信步至西書院小軒中。只見紗窗半起，廊下擺著二十盆各色的菊花，開的十分錦爛。素娘轉身坐在窗下。

黎素娘，眼望著菊花心增感，口中長歎雙淚垂：「想當初有我賢惠的夫人在，共慶重陽酒滿杯。與妾身笑折俊朵親插鬢，愛奴長替畫雙眉。著熱知疼如姊妹，形貼影靠緊相隨。曾記得詳解詩書究理義，陪伴你碧窗同繡坐深闈。曾記得碧桃花下聯詩句，相伴你楊柳樓頭看落暉。曾記得晴縹輕搖池沼裡，陪伴你天香滿袖彩蓮回。曾記得共敲棋子消晴晝，陪伴你鼓罷瑤琴步月歸。曾記得桂花香裡熬郎醉，相伴你海棠無力入羅幃。曾記得共擁紅爐觀瑞雪，陪伴你暖香閣內看紅梅。到而今回思舊景人何在，好叫奴觸目傷心總是悲。我的娘一旦狠心撇了去，撂下這無窮悔海與愁堆。天大的深恩無補報，我的這冷落淒涼訴與誰？今日偏遇重陽節，你叫我與誰歡笑與誰陪！」素娘越想心越痛，兩淚紛紛往下垂。正在傷感悲思處，忽聽說「好一盆齊整醉楊妃。」這佳人慢擦眼淚抬頭看，但只見一人進步把角門推。